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□七種 假都天 陸大陸二

人心多愚，原易惑以邪說。如釋則有煉魔之術，道則有黃白彼家之說。外此，又有「無為教」、「白蓮教」，名號不一，要皆惑人者也。一為所惑，因而脫騙財物，生盜生奸，甚至聚黨作亂，然及其後，未有一人不敗者。兩陸棍只知藉神謀財，害命驚眾，彼時富未享而俱喪獄底，其為首之「活都天」，鄉愚信哄，尤為憐也。

三教大聖，覺世利人，俱當敬奉，何宋秀才慣喜訛謗，今遭慘死，是皆平昔毀輕神佛之自取也。

揚州便益門外黃金壩地方，於康熙□四年間，有一鄉愚擔糞灌園，忽有陸大、陸二兩個人向說道：「你終年灌園，極其勞苦。我有一法，可得萬金財主，你可依呢？」鄉愚聽得，喜不可言。因引至無人僻靜空處傳授，須得如此，如此，鄉愚領會。

明日，鄉愚正在灌園時，忽然狂呼踴跳，自稱都天神下降，大喊道：「若不立廟祀我，這地方上百姓，各家男女都遭瘟死。」是時，正值瘟疫大行，家家病死的人極多，人都信以為真。旁邊陸大、陸二，竭力贊助，先於空地暫搭蓋蘆席殿篷，奉鄉愚正中居坐，稱之曰：「活都天」。遠近聞名叩首祈禱，男女雜處者不可計數，香燭牲禮，酒肴供獻，絡繹不絕。

這「活都天」終日默坐神案上，並不飲食。鄉人願免災疫，俱爭先佈施，或施殿梁銀若干，或施殿柱銀若干，磚瓦、木料、石灰、人工等銀，俱交陸大、陸二登填姓名，收銀入櫃。

正在人眾擁擠時，忽有一屢年毀神謗佛的宋秀才走進席殿來，指著「活都天」高聲大罵道：「你這瘟奴才，不知死活，平空的自稱『活都天』，哄騙鄉野男婦，須不能惑得我宋相公。我且打你個死，看你如何治我。」一面罵，一面走到神座，打『活都天』兩、三掌。陸大、陸二攔阻不放。宋秀才又喊道：「我從不信邪，我且將你這些供的酒肴，先請我相公受用，受用。」即用手亂抓入口，又斟大鍾酒亂吞，又吃又罵。

那日看的人竟有上千，都擁擠不開。只見這宋秀才吃完了酒肴，忽然跳上幾跳，跌倒在地，反手如捆綁一般，高聲自喊道：「『活都天』老爺，我小人一時愚昧，衝犯得罪，只求『活都天』老爺饒我小人罷。」又高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『活都天』老爺不肯饒我，又打棍了。」

喊了多時，口鼻七孔中俱流出鮮血來，面色漸漸青紫。少停一時，氣斷身冷，直挺在地。陸大、陸二大喊道：「這宋秀才不知人事，獲罪『活都天』老爺，因不肯寬赦，就把他的性命追去了。你們眾人內有認得他家的，速些送信去，著他家人來收殮。」

停了一日一夜，次日，宋家男婦多人，痛哭不已，買棺擡去埋了。眾人都親眼看見，個個驚怕，更加凜然敬重，人來的越多。

將近一月，佈施的銀錢、米糧、木料、磚瓦，堆滿幾屋。忽一日，本府太守金公親來進香，只見許多旗傘、執事、皂快人等，好不熱鬧。這日哄動遠近人更多，陸大、陸二欣欣然大有興頭。

金公到了「活都天」處，下了轎，也不上香，也不禮拜，即立著。先問：「『活都天』之外，廟中主事的是那幾個人？本府問明，便好佈施禮拜。」那陸大、陸二站立在旁，急忙說道：「就是我兄弟兩個做主。」又問：「已有錢糧若干，尚欠若干？」「俱有收簿。」逐細稟答完了。金公即便於席殿正中坐下，吩咐皂快，先將陸大、陸二拿下，然後將「活都天」綁倒。

不由分說，把這三個人，就在席篷下每人先打二□大板，然後叫上來喝道：「爾等做的事，本府俱已知道，可從直說上來，如何造謀裝都天，如何害死宋秀才，細細說明。如不實說，即刻打死。」這「活都天」哭稟道：「小的是個挑糞的愚人，一些事都不曉得，俱是陸大、陸二做的，求老爺只問他二人就明白了。」

金公即喚二人審問，抵賴不肯承招。金公吩咐將帶來的夾棍，把二人夾起，捱不過刑，陸大只得直說道：「當日哄這愚人裝做都天，俱是小的二人主謀幫助的。預先說明，凡得銀錢，俱是三人均分。這宋秀才，平日是個慣會罵神佛的人，因籌計於某日黑夜，小的們請他到無人處商議，求他假來打罵，卻自己跌倒喊捆喊打，驚駭人敬怕，騙人多佈施的。說明凡有財物，俱作四分均分，宋秀才纔肯入伙的。」金公又問：「這宋秀才因何七孔流血呢？」陸大又不肯招。金公怒叫：「用棍狠敲。」

陸大只得直招：「是放了毒藥在酒肴內，哄他吃下，七孔流血死了的。」金公又問道：「宋秀才既然依你入伙，何苦又害他的命呢？」陸大供說：「恐怕多他一人，就添一股分銀，因此害他的。」金公又問：「這『活都天』，用何法不飲食呢？」陸大供說：「每夜三更人靜時，把『活都天』擡下來，葷飯吃得極飽，所以日裡不吃飯食了。」

金公聽完大怒，放了夾，吩咐：「每人再加責二□大板，帶回府收禁。」吩咐將收積的銀錢同物料變價貯庫，買米賑濟饑民，眾百姓都感頌金府尊神明。回衙門之後，過了三日，又提出三人，各責二□板，先後俱死於獄底。至今多年，但遇不真實的事物，即云：「黃金壩的都天假到底。」